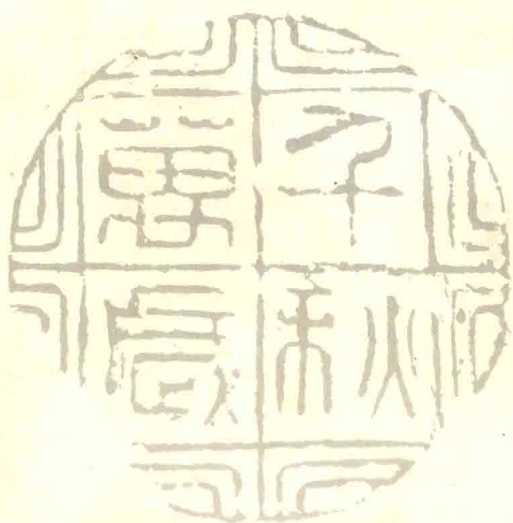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賢傳記叢刊

# 虎門遺恨

——朱執信傳—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印行

虎門遺恨

朱執信傳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# 虎門遺恨

——朱執信傳

定價：新臺幣三十五元整

著者 謝 霜 天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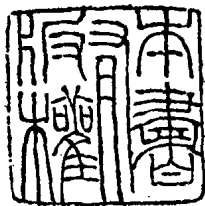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鎮文化路二巷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版  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

##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秦孝儀謹序

序

言

## 前言

朱執信殉難於民國九年，距今已快六十年了，然而，他的思想、精神，以及創下的事業，幾十年來却一直隨着國民革命的發展，在滋長、在延伸。

他雖然在三十六歲的英年就為「民國」奉獻了生命，但是，他那種抓起炸彈衝鋒陷陣的英勇，餐風露宿聯絡民軍的任勞任怨，進出綠林與首領們幹旋的豪氣，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文思，指揮大軍攻城略地的神猛，坐鎮綏帳運籌帷幄的才華，……在在都令人驚詫、嘆服，而不禁對他肅然起敬。

他擔當着創建民國和維護民國的重大責任，年紀輕輕的就已領悟了人生的價值，全心全力為革命理想而奮鬥，時時準備為民國而犧牲。他的卓犖人格，和革命的人生觀，可以從他自己說過的話中看出全貌。

——他在寫給四弟的信中曾說：「吾本東西南北之人，不自珍惜，亦不耐投閒，冒險殺賊，尚差足以自快！」又說：「譬猶沙煲，有用以煮飯，經歲月而後損壞者；又有用以盛爆藥，擲向盜賊，隨用隨毀者。吾則盛爆藥之煲也。」

——他在一篇「未來之價值與前進之人」的文章中曾說：「夫惟為將來而犧牲現在者，能使現在有現在以上之價值，故其進步不息。」

——他又在一篇題為「人類的將來」的文章中說：「人類貪生怕死是錯的，但是貪死怕生也是錯的；人類只知人生有樂不知有苦，是錯的；怕了苦，就怕人生，那是更錯的。將來的哲人，一定要超越生死，超越苦樂，還是不離生死，不離苦樂，這就是解脫究竟。」

——他更在一篇「民意戰勝金錢武力」的文章中指出：「以其為一主義所支配，故雖常得生，亦常不避死，合於其主義而不得生，於其生之價值無所損也。以一死而貫徹其主義，則死之前，死之際，所有活動，皆足以增加其生之價值；以其死而能使人感動奮發，使其主義益為活動，則即死之一事，亦可視為活動之一種。是故，為主義而生者，亦為主義而死。為主義而死者，無所戀，無所惜，視死如生，所謂心安理得者也。」

他知死，但不畏死，是真正的大無畏。他有才華，但不逞才，是真正的大智慧。他了悟人生的真諦，便毫不吝惜的獻身革命，終於為了「民國」的理想而犧牲。他的風範，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多見的一種典型。他一生中的言行事蹟，都應該讓它流傳緜遠，因此，我執筆寫這一部傳記，一則感到榮幸，一則也惶恐萬分，真擔心自己筆鋒鈍拙，以致無法恰如其

分的表現出來。

有關朱執信的傳記資料不少，而呂芳上先生的「朱執信與中國革命」更為完整。我這裏所寫的傳記小說「虎門遺恨」，就是以呂先生的書作中心支柱，再參考其他資料，而依文學創作的方式寫成的。

蒼天悠悠，烈士的精魄永在。願這一代的青年更奮發、更團結，踏着烈士的斑斑血跡勇往邁進，完成國民革命未盡的任務。

# 虎門遺恨

——朱執信傳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前言.....        | 一  |
| 一、「三二九」起事..... | 一  |
| 二、談「革命」.....   | 一六 |
| 三、辦子的故事.....   | 二五 |
| 四、坐鎮香港.....    | 三八 |
| 五、光復廣東.....    | 四九 |
| 六、整編民軍.....    | 五九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七、家庭生活·····    | 六六  |
| 八、安定革命基地·····  | 七四  |
| 九、憤然離粵·····    | 八三  |
| 十、二次革命·····    | 九〇  |
| 十一、再赴日本·····   | 九七  |
| 十二、回憶留學生活····· | 一〇三 |
| 十三、第三次革命·····  | 一一一 |
| 十四、護法運動·····   | 一一八 |
| 十五、建設革命理論····· | 一二六 |
| 十六、虎門遺恨·····   | 一三四 |
| 附：朱執信先生年譜····· | 一四二 |

# 虎門遺恨

——朱執信傳

## 一、「三二九」起事

「為了民族的復興；

為了國家的強盛；

為了四萬萬同胞的自由、幸福；

.....

我吃些苦頭，就算犧牲了生命，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這是民國前一年的三月十日，朱執信在廣州城外東郊的鄉間，與兩位民軍首領藏身於人跡罕至的荒野，在討論參加廣州舉事的細節後，談起革命事業時所說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話。

他們的頭頂是一片湛藍的晴空，席地而坐的身子四周是莽莽的綠草，草間點綴着成羣的小金星、紫絨球、酢漿花、……這時正爛漫地綻開着，彷彿睜圓了小眼睛矚視這些不速之客。然而，熱血沸騰的幾位年輕人並不在意，只是毫無拘束的說着各人心裏要說的話。——興奮處大口喝酒；激動時捏緊拳頭。朱執信就這樣地把革命思想、民族觀念，灌注在這些出身綠林的朋友腦子裏。

「朱先生，你是個讀書人，又到日本留過學，你可以做大官，前程遠大得很，為什麼要做我們這種玩命的事呢？」一位民軍領袖痛快地乾了一杯酒，用手背抹抹嘴巴，然後，有所不解地問着。

這一個問題，不禁使朱執信落入了沉思。他沒有馬上回答，却默默地抬起了頭，振緊了唇，遙望那漸行西沉的一輪紅日，閃耀跳躍在樹梢的點點橙色輝光，雖然還有些刺眼，而他渾然不覺，出神地似乎在想着一件事，半晌，才發出了一聲歎息——

「唉！只要對我們這一個上邦大國，對文化悠久的華夏民族，對全中國的四萬萬同胞，能够貢獻出一份力量，我這一生也就很有意義了，何必還要計較其他呢？」

※

※

※

※

由於廣東的民性比較強悍，而一般的農村生活又比較艱苦，許多年輕的莊家漢拋了牛繩，丟下了犁鋤，入團結社，習槍弄棒，形成了一股股各自集合的草澤英雄，幾乎到處都有。本來他們並沒有什麼太高的理想和抱負，更談不上什麼高深的思想、信仰及主義，只是靠着一種江湖義氣、綠林俠風結合在一起。但是，因為朱執信的奔走、聯絡與誘導，竟使這些團體成了革命黨的部分大力量。

這一次，他們就是為了要安排廣州起義而來的。

朱執信吃盡了苦頭，冒着極大的危險，經過了三個夜晚的不眠不休，總算不辱使命，完成了民軍的策動和進攻廣州的計劃。更約定一些態度積極，不惜為革命事業拋頭顱、洒熱血的青年同志，到廣州去參加敢死隊，準備作驚天動地的一擊。

當朱執信滿懷着希望回到廣州的時候，情勢却出乎意外地發生了變化——廣州開始戒嚴，新軍的槍械被收繳，各交通要道加強檢查，到處瀰漫着一股緊張氣息。

朱執信憑着他那法政學堂教習的身分，以及一份讀書人的儒雅風儀和拖在腦後的一條長辮子，總算僥倖的，毫無阻礙的到了一位同志家中。

「是怎麼回事？」他一進門，見到那位同志，便壓低聲音，迫不及待地問：「是那些豬

知道了什麼了嗎？還是有人走漏了風聲？」

「不，是一位我們百粵的南洋華僑溫生才，本月十日來到這裏，他想一個人刺殺李準，沒想到却誤殺了孚琦，所以弄得天下大亂的。」同志說出了原委。

朱執信聽罷，不禁以右拳重重地捶了一下左掌，頓足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好好的計劃，竟然搞成這個樣子！」

接着，他又急急地追問：「那麼，原來的計劃有沒有變更？」

但這個問題，他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，非要親自到秘密機關走一趟不可。

第二日，當他確實打聽到「舉事的時間展延」的消息後，心中不免若有所失。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」，溫生才這一舉雖稱得上轟轟烈烈，却因一著棋之差誤了大事。他故作鎮定地緩步走向城外，準備向民軍聯絡交代，而心裏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鬱悶，回首廣州城頭，原來感覺着即將在空中飄揚的革命大旗的影像，這時候似乎遠了、淡了些。

安撫民軍，說明展延時間的原委，朱執信很費了一番唇舌，才得到普遍的諒解。十五日，他從鄉間回到了廣州城裏。

起義的事雖然暫時停頓下來，而負責聯絡事宜的朱執信却仍舊忙碌着——

一、性子急的同志，總要打聽出改期到底是什麼時候；

二、偏遠地區的同志消息比較不靈通，還是照前面約定的時間到了廣州，必須給予適當的安排；

三、清廷官吏的警覺程度如何？會嚴防到什麼時候才鬆弛一些？

這些事情，朱執信都得時時刻刻留意，絲毫不能馬虎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黃興率領一批同志由香港來到廣州。大家會商的結果，決定把原先計劃的二十八日再延後一天。朱執信幫着黃興組成了三百人的敢死隊（當時叫做「選鋒隊」），並計劃全部人員分成十路進攻——。

一路由南洋和福建同志百人組成，進攻兩廣督署，黃興自己統率；

二路由蘇、皖同志百人組成，進攻水師提督署，趙聲統率；

三路由北江同志百人組成，進攻督練公所，莫紀彭、徐維揚統率；

四路由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組成，防截旗營並佔領歸德門和大北門兩城樓，胡毅生、陳炯明分別統率；

五路由東莞同志百人組成，進攻巡警道廣中協署，並佔領大南門，梁起、黃俠毅分領；